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第 六 輯

# 托克维尔： 民主的政治科学

上海三联书店



# 托克维尔： 民主的政治科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思想与社会》编委会  
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12

(思想与社会. 第6辑)

ISBN 7-5426-2400-8

I. 托... II. 思... III. 托克维尔, A. (1805~  
1859)—民主—政治理论—研究 IV.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740 号

### 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思想与社会》第六辑)

---

编 者 / 《思想与社会》编委会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mailto: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6

---

ISBN 7-5426-2400-8/C·164

定价:39.00 元

**编辑委员**

洪 涛

应 星

渠敬东

舒 炜

丁 耘

李 猛

赵晓力

**执行编辑**

崇 明

# 目 录

## 主题研讨 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

### 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

- 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 崇 明 1
- 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自由主义的重要转向：  
从基佐“贵族的自由”到托克维尔“平等的自由” 倪玉珍 160
- 论政治科学 托克维尔著 崇 明译 233
- 探索“新政治科学”  
威尔海姆·亨尼斯著 李守利译 崇 明校 249

## 研究论文

- 政治与人的自然本性：奥古斯丁论政治权威的起源 夏洞奇 281
- 从悲剧观看禁欲主义  
——本雅明悲剧观与韦伯科学学说的对比研究 王利平 306

## 书 评

### 理、势、语言以及个人的生存

-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的章太炎论所引发的思考  
[日]石井刚 383
- 尼采与西方虚无主义的命运  
——评吴增定的《尼采与柏拉图主义》 张 旭 396

# 民主时代的政治与革命

## ——论托克维尔的新政治科学 和政治史

崇 明

### 目 录

#### 导 言

- 一、“政治人”托克维尔
- 二、托克维尔的政治关怀和政治思考

#### 第一章 大辩论与托克维尔的思想渊源

#### 第二章 民主与专制

- 一、民主的正当性
- 二、如何理解民主？
- 三、民主社会中的平等精神
- 四、平等时代的焦虑和嫉妒
- 五、民主时代个体的软弱：个体性的危机
- 六、民主时代的个人主义
- 七、民主社会的专制

#### 第三章 政治与自由

- 一、政治的目的

二、自我利益、德性和政治权利

三、乡镇自治和政治结社

四、爱国主义

五、伟大事业和帝国

六、政治自由

#### 第四章 革命与历史

一、比较视野中的法国革命传统

二、1848年革命与革命传统

三、何以共和国准备接受一个主子？

四、旧制度

五、自由与大革命

结 语

## 导 言

### 一、“政治人”托克维尔

#### 1. 习史和旅行

托克维尔一贯把政治置于其人生和思考的中心，他自年轻时就立志成为“政治人”。

1827年，托克维尔22岁，在凡尔赛法庭任助理法官，默默无闻。托克维尔的工作简单乏味，没有报酬，仿佛是在做法律行当的学徒。这几乎不能激发他的热情，他很担心自己变成一部“法律机器”，不能

“判识伟大的运动，领导伟大的事业”。<sup>①</sup>而年轻的托克维尔负有鸿鹄之志，两年后在给友人博蒙的信中，他吐露心声：“现在我们正面对着自己的雄心”，而这雄心就是政治上的伟业：“我们必须把自己塑造为政治人。”这是托克维尔一生的理想。如何成为一个政治人？他紧接着说：“为此，我们必须研究人类特别是我们紧随其后的先辈们的历史。”<sup>②</sup>政治关乎人性和人事，而历史无疑是展示人性和人事的多彩画卷，如博丹所言：“历史所清晰地昭示我们的，不单有必需的生活艺术，而且还涉及，什么是不惜代价地予以追求的，什么是要避免的，什么卑劣，什么高尚，何种法律是最值得谋求的，何种国度是最好的国度，以及什么样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sup>③</sup>这最值得谋求的法律、最好的国度、最幸福的生活就是政治本身，是任何一个以政治为业和致力于思考政治的人所终生关切的。历史是通达政治之途。托克维尔早年在梅茨公学的老师穆甘(Mougin)先生就曾告诫他，历史将是他的所有学习中“最必需的和最难的”。<sup>④</sup>1825年，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下，托克维尔开始对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1823—1827年在巴黎学习法律之余，托克维尔读的书籍多为历史著作。<sup>⑤</sup>1828年在给博蒙的一封长信中，托克维尔纵论英国历史，已展露出洞察历史的不凡才华。<sup>⑥</sup>从1828至1830年5月，托克维尔列席了基佐在索尔邦开设的法国文明史讲座的大多数课程，并作了大量笔记，而这门课

① 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tr. James Toupin and Roger Boesche, ed. Roger Boesch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34以下此书简称 *Selected Letters*。

②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pp. 76, 81. 托克维尔坦言他的雄心和抱负将吞没他的所有其他激情，甚至折磨他一生：“我有一种成为优秀的愿望，这将残酷地折磨我的一生。”*Selected Letters*, pp. 33—5.

③ 博丹，《历史理解简法》引自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页112。

④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tr. Lydia Davis, Robert Hemenwa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8) p. 60.

⑤ Larry Siedentop, *Tocquevil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

⑥ Alexis de Tocqueville,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1950—) Vol. VIII, *Correspondance d'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Goustaue de Beaumont*, pt. 1, pp. 47—71.



和基佐另一部文明史《欧洲文明史》启发了托克维尔如何从历史的长远眼光考察当代社会和政治。政治眼光锐利的托克维尔大概不会看不出，基佐的历史讲座本身就是复辟时期自由派的一次政治行动。<sup>⑦</sup>

而历史仿佛知道托克维尔在悄悄地为自己的“政治人”生涯作准备，一场革命将他投入一次改变他命运的旅行，使他得以亲自考察什么是政治。七月革命后因为向奥尔良王朝宣誓效忠，托克维尔与他的正统派家人和朋友发生了龃龉。为了避开争执和不快，托克维尔决定远离是非之地，与博蒙一道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为名赴美游历，观察他心仪已久的美国民主制度。<sup>⑧</sup>托克维尔热爱旅行，一生多方游历，踏足欧、美、非三大洲，最后也于旅行途中去世。在19岁时，对朋友“在余生四处游荡”的梦想心有戚戚焉，曾和朋友谋划渡过海峡去伦敦看看那些传闻中“又结实又有钱”的“英国猪”，<sup>⑨</sup>为此要瞒着他父亲，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借用别人的护照。并且，大海使他着迷：“在世上的所有景观中，童年时大海最让我心潮澎湃，记忆犹新，我急于看看它现在对我会有什么影响。”<sup>⑩</sup>1826年12月至次年4月，托克维尔和他的哥哥Edouard结伴游历了意大利和西西里，作了350页的日记随笔，可惜都丢失了。他曾徜徉在罗马的废墟。根据博蒙的记载，在罗马作的一篇随笔中，托克维尔提到自己在卡比托奈山丘上时小憩了一会，而正当他梦想罗马的伟人、光荣和自由时，一队修士和牧牛人的号角惊醒了他，于是他开始沉思帝国的脆弱。<sup>⑪</sup>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让人想起当

⑦ 正是因为其政治性，基佐的讲座在1822年曾被官方禁停。复辟时期历史的政治致用，参见Stanley Mellon, *Political Use of History: A Study of Historians in the French Resto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⑧ 托克维尔赴美的前后，参见George Wilson Pierson, *Tocqueville in America*, pp. 27—39;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pp. 88—97。

⑨ *Selected Letters*, p. 32。

⑩ *Selected Letters*, p. 30。托克维尔时常以大海的动荡和漫无边际作为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生活的象征，*Selected Letters*, p. 215；参见George Armstrong Kelly, *The Humane Comedy: Constant, Tocqueville and French Liberalism* (Cambridge, 1992) pp. 27—8。

⑪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p. 71。

年同样漫游在罗马废墟上、写下伟大的罗马史著作的吉本和孟德斯鸠。而在西西里时，他哀叹西西里所遭受的战争与专制的劫掠，希望在将来，获得自由的欧洲将不会容忍这个角落的暴政，<sup>⑫</sup>这里他触及了他日后著作的伟大主题：自由。

爱读司各特的托克维尔不只是眷恋古老的大陆，新大陆一样让他兴味盎然。好奇固然能在旅行中得到满足，他的旅行却绝非为了怀古和猎奇。在北美的十个月中，他留下了两篇游记佳作：《奥奈达湖之行》和《莽野两周记》，<sup>⑬</sup>其中的激情和畅想凝聚了托克维尔的贵族情怀。但是真正让他名垂千古的却是《论美国的民主》。他在美国考察了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经过这次游历和他后来为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第二次美国之行”，<sup>⑭</sup>他才真正理解了政治。托克维尔后又于1833年、1835年造访英国和爱尔兰，亲眼目睹工业化在如何改变文明进程，并在对英国政治的思考中深入对民主和政治的剖析。<sup>⑮</sup>他后来两次游历考察阿尔及利亚，热心于将这块陌生的北非土地纳入他梦想中的法帝国。他对帝国的兴趣曾使他希望赴印度考察英国何以能如此轻而易举地以区区数千人统治庞大的印度，但终因健康原因而作罢。在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他前往几乎不曾经历革命的德国寻找旧制度的遗迹。

可见，托克维尔的旅行，如同历史研究一样，对他而言都是政治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政治人要求走出狭窄的自我，进入人性的丰富

<sup>⑫</sup>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p. 71.

<sup>⑬</sup> Alexis de Tocqueville, *Journey to America*, ed J. P. Mayer, tr. George Lawr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21—377. 格罗斯通过这两篇游记分析托克维尔的浪漫主义及夏多布里昂对他的影响。参见 Irena Grudzinska Gross, *The Scar of Revolution, Custine, Tocqueville, and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102—45. 对托克维尔审美情怀与其政治思考的简短分析，参见 Matthew Mancini, *Alexis de Tocqueville*, (Twayne Publishers, 1994), pp. 6—14.

<sup>⑭</sup> 这是舍莱费尔的说法，参见 James T. Schleifer, *The Making of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p. 1.

<sup>⑮</sup> Alexis de Tocqueville, *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 ed. J. P. Mayer, tr. George Lawr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曲折的世界和同样异彩纷呈的政制(regime)世界,在政制中理解人事。很少有人像哈林顿说得那样透彻,对一个政治家而言,习史和旅行是政治的准备:

没有人能成为政治家,除非他首先是一个史家或旅行者;因为除非他看到了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可能的,他绝不是政治家。因此,他如果对历史一窍不通,他不能说出什么是曾经是的;而如果他不是一位旅行者,他不能说出什么是现在是的;但是如果他既不知道什么是曾经是的,或者什么是现在是的,他永远不能说出什么是必然的,什么是可能的。<sup>⑥</sup>

托克维尔既是史家也是旅行者,所以他了解什么是曾经是的和什么是现在是的。众所周知,托克维尔是著名的预言家,对1848年革命和美俄瓜分世界的预言都是政治史上政治洞察力的典范之作;他断言民主必然来临更是发人深省,而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正视他的预言和忠告。所以他深知什么是必然的。<sup>⑦</sup>而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不无忧心忡忡地指出,沉迷于个人福利而放弃公共责任的国民将迎来一个野心勃勃、精明狡诈的篡权者的专制(*Democracy*, 540),十年之后拿破仑三世的政变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sup>⑧</sup>可见,托克维尔又深知什么是可能的,并且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展示了民主的各种可能。因此,不妨可以说,既知道什么是必然的又知道什么是可能的托克维尔已经

<sup>⑥</sup> 引自 Paul Rahe, *Republics: Ancient and Moder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2) p. 3.

<sup>⑦</sup> 托克维尔似乎对自己的预言能力颇为自信。参见他于1848年为《论美国的民主》十二版做的导言,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Max Lerner and J. P. Mayer, tr. George Lawrence (New York, 1969) p. xv. 以下简称该书为 *Democracy*, 出自该书的注释通常在引文后直接注出,形式为 *Democracy* 加页码。笔者有时同时注出该书的相应中文译本页码。中文本为: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以下简称该书为《民主》。注释形式为《民主》·卷数·页码。

<sup>⑧</sup> 朗贝尔蒂认为这是托克维尔最为杰出的预言。Jean-Claude Lamberti, *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 tr. Arthur Goldhammer (Harvard, 1989) p. 181.

具有了政治人或者说政治家的必要品质。

## 2. 政治生涯：从新政治科学到政治史

与从政而后创立“新政治科学”的马基雅维利不同，托克维尔以创立新政治科学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托克维尔目睹一种新社会——民主社会——的形成，感到一种新政治的迫切，而一种新的政治科学有待被创造出来。新的政治科学是关于民主的科学，这在他历时8年写成的《论美国的民主》两卷中得到系统阐发。《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事实上是他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sup>①</sup>托克维尔很显然希望他的书能够影响立法者和治国者，书中屡屡提出对他们的劝导和告诫（*Democracy*, 12, 543, 701）。他谨慎周全地把民主的正当性、价值和问题展示给公众，期待国民们能够戮力同心，为一个民主自由的法国努力。

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后获得了成功，托克维尔被信条派（*Doctrinaire*）理论家罗亚—科拉尔（Royer-Collard）誉为当代的孟德斯鸠，赢得了思想家的美名。他觉得进入政坛实现他的政治人梦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839年他当选为议员，进入众议院，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议会政治之旅。在议会中，托克维尔曾谋求建立一个独立于左右翼之外的尊自由、奉德性的伟大政党，然而未能如愿。主持创办《商业报》宣传自己的思想教化民众，但影响有限，最终不敌梯也尔等政客主持的《世纪报》而告失败。<sup>②</sup>自由主义者时常因为有托克维尔这样一位洞察审慎的导师而庆幸，<sup>③</sup>但不应忽视，深刻的思想者和政治家通常不只有一个面向，而我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以自由为使职的托克维

<sup>①</sup> 朗贝尔蒂认为，“托克维尔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Ibid.*, p. 123.

<sup>②</sup> Roger Boesche, “Tocqueville and Le Commerce: a Newspaper Expressing his Unusual Liber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April-June 1983), pp. 277—92.

<sup>③</sup> 事实上，托克维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托克维尔生前，常有人称他为自由派或保守派，而他自己坚决反对这种派别界定：“他们试图把我描述成党派中人，而我根本不是；他们认为我有激情的，我只不过有意见罢了。”*Selected Letters*, p. 115. 参见 Jack livel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p. 7.

尔同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为了法国的大国光荣，<sup>②</sup>他坚决主张在国际政坛上法国当与英国分庭抗礼。他曾遗憾当年法国未能在七年战争中击败英国把加拿大纳入法帝国的版图。<sup>③</sup>他是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最热心的鼓吹者之一，积极活动于众院的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两度赴阿考察，为报纸撰文，留下大量笔记。托克维尔的帝国梦想折射出他对伟大政治的渴求。1848年两度革命，“战士之后是立法者”（*Democracy*, xiv），共和国成立后，托克维尔受命进入制宪委员会起草宪法，在立法中践行他的政治理念。<sup>④</sup>1849年罗马危机期间，托克维尔临危受命担任外交部长，但无力回天。两年后，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成为法兰西的僭主，这无疑是对托克维尔珍视的自由信念的践踏，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放逐与隐居。

托克维尔在政坛上并不得意。时运不济，思想家的智识才赋并不能帮助他成为练达的政治家。<sup>⑤</sup>但是他的政治思考历经多年政治沙场特别是1848年革命和1851年政变的磨砺更趋成熟。<sup>⑥</sup>托克维尔以回忆录的方式见证了他经历的1848年革命，并且他更深刻地认识到

② 托克维尔的爱国热忱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基于一种民族使命的激情，虽有自重之嫌，但表现出贵族式的担当和对自由的信念，参见其在1848年为《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序言：“这是个令人生畏的问题（指1848年革命后，法国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笔者注），关涉到的不仅是法国而是整个文明世界。如果我们能拯救自己，我们将拯救周围的所有民族。如果我们失败，他们将和我们一同倒下。我们建立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世界的命运将为之不同。”*Democracy*, xiv.

③ 在加拿大游历时，魁北克法裔的附庸地位令他感伤，哀叹“没有比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更为不幸的”。*Journey to America*, pp. 188, 190.

④ Alexis de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tr. George Lawrence, ed. J. P. Mayer and A. P. Kerr (New Brunswick, 1987), pp. 167—183. 以下出自该书的注释直接在引文后注出，形式为 *Recollections*、页码。

⑤ 托克维尔深明政治理论家的思考习惯如何制约政治行动能力。参见 Alexis de Tocqueville, *Discours sur la science politique, Œ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T. 16, pp. 230—1. 托克维尔素来不够自信，缺乏辩才，性格矜持，有时给人孤傲冷峻的印象，他对此有深刻反省。参见 *Recollections*, pp. 79—84; *Selected Letters*, pp. 33, 155. 对托克维尔从政失败的一个分析，参见 *Jack Lively,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of Tocqueville*, pp. 4—5.

⑥ 1850年托克维尔在给友人克格莱(Louis de Kergorlay)的信中谈起自己从政的十年：“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Selected Letters*, p. 253.

1848年革命不过是1789年开启的革命传统的延续,而如果不能识察这几乎成为法国历史命运的革命传统的真相,便不能在历史的负轭中觅得自由和伟大的可能并予以践行。于是他把晚年投身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这时,前文提及的他24岁时在给博蒙的信中表达的对历史和革命的体认或许又一次回响在他心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塑造为政治人。为此,我们必须研究人类特别是我们紧随其后的先辈们的历史。通史(general history)的唯一价值是给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人性的泛泛观念并为我们着手考察这一具体历史(particular history)作准备。”而在信中他紧接着又指出这一具体的历史即是革命所贯穿的历史,<sup>⑦</sup>也就是法国的当代史和政治史。对他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sup>⑧</sup>而托克维尔的当代法国史无疑是革命和政治史。时隔三十余年之后,他终于将这一历史呈现给世人。如果说,之前研习历史还只是洞察政治的一种智识训练,那现在政治史的写作和政治科学一样是政治行动本身,为的是“告诉人们怎样逃脱虐政”;<sup>⑨</sup>政治史的写作是延续政治的另一种方式,是灵魂的反抗,是要教导国民,让人们在疾病中看到希望,勇于行动。<sup>⑩</sup>

## 二、托克维尔的政治关怀和政治思考

《旧制度与大革命》取得了与《论美国的民主》一样的成功,从1856

⑦ André Jardin *Tocqueville: A Biography*, p. 81.

⑧ 在前引1850年给克格莱的同一封信中,托克维尔表达了对当代史的关注:“一般来说,只有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事情能吸引公众,也让我真正地感到兴趣。当代世界呈现的景观的伟大和独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那些让博学悠闲的人们兴致勃勃的历史古玩对我们而言无足轻重。”*Selected Letters*, p. 254. 参见 François Furet, introduction to 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ed. François Furet and Françoise Mélonio, trans. Alan S. Kah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1; R. R. Palmer, *The Two Tocquevilles Father and Son Herxé and Alexis de Tocqueville On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1987) p. 147.

⑨ 引自乔治·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398页。

⑩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318. 参见 Furet 和 Mélonio 的导言, pp. 1, 7.

年出版到他 1859 年去世之前已印行了四版。这又一次印证了托克维尔的自我认识：“我觉得我真正的价值尤其存在于这些思想著作中；我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假使我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那将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对我的功绩的回忆。”<sup>①</sup>确实，托克维尔的政治行动已鲜为人知，但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却是不朽的。19 世纪后期到二次大战，托克维尔从人们的视野中悄悄淡出，除少数几个学者之外不复有人知道托克维尔是何许人。然而，二战之后，托克维尔思想的重大价值被逐渐挖掘出来，<sup>②</sup>而当今后冷战的年代，有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对峙了两个世纪的马克思与斯密的意识形态之争，而超越的思想资源来自托克维尔。<sup>③</sup>马克思和斯密试图通过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变革和革命吸收乃至消解政治，而托克维尔自始至终都高扬政治在人类事务中的主导性，所以从马克思、斯密向托克维尔的转变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政治自身逐渐受到重视。无独有偶，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也经历了一场从马克思到托克维尔的决定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是用革命的政治阐释取代革命的社会解释。<sup>④</sup>看来，“政治”的托克维尔成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界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要人物并非偶然。

无疑，这是因为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对历史的政治思考契合了当代社会的政治需要：如何建立和巩固自由的民主社会。在今天，自由的民主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普遍诉求。而这恰恰是一个半世纪以前托克维尔所预言并致力于用他的新政治科学向世人教导的：

在我们的时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教化民主；

① *Selected Letters*, p. 253.

② Françoise Mélonio, *Tocqueville and the French*, tr. Beth G. Rap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③ Joshua Mitchell, *The Fragility of Freedom: Tocqueville on Religion, Democracy,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④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信仰;净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经验的欠缺,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统治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它的统治。

一个全新的世界,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Democracy, 12;《民主》,上,8)

托克维尔毕生所思考的是其时方兴未艾的民主社会对心灵和政治的影响,<sup>⑤</sup>所关切的是通过政治解决民主的种种问题,所谋求的是在民主社会建立自由而强大的政制,所致力的是把民主社会的个体塑造成为自由而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自由是托克维尔的价值王国的君主:“我认为并一直认为自由是首要的善。我仍然视之为刚毅之德性(manly virtues)和伟大的行动的最丰沛的资源之一。无论多少福乐平静,都不能让我舍弃它。”<sup>⑥</sup>他声称自己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sup>⑦</sup>自由是他唯一的事业“我没有传统,没有党派,除了自由与人类尊严的事业,我别无事业”。<sup>⑧</sup>

民主、平等、政治、自由、公民这些抽象的理念被托克维尔赋予了具体而深刻的内涵。本文将通过托克维尔对这些理念的阐释来剖析他的思想。但本文不拟对托克维尔丰富的思想进行全面的考察。本文主旨是清理托克维尔的核心政治关怀:如何通过政治确立政治自由,塑造公民,解决民主的问题,建立自由而有活力的现代民主,确立

⑤ 孚雷指出,“主导他(托克维尔)全部思考生涯的与其说是平等的原因,不如说是平等作用于政治文明的后果”。François Furet, “The Conceptual System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in *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172.

⑥ 转引自 Jean-Claude Lamberti, *Tocqueville and the Two Democracies*, p. 4, 参见 p. 42. 刚毅之德性(manly virtues)是托克维尔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词。另参见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86;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提到对平等的“刚毅”的激情和败坏的激情的对比,参见 *Democracy*, 57.

⑦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34。以下该书简称《旧制度》,出自该书的注释在引文后直接注出,形式为《旧制度》、页码。

⑧ *Selected Letters*, p. 257.



民主的正当性。托克维尔首先是基于对本民族的政治的观察和思考来建构他的政治思想的，所以在全文中将结合他的民族政治关怀来理解他的思想。在具体分析中，笔者通过对他的新政治科学和政治史的考察来阐发他的思想。新政治科学首先辩护民主的正当性和不可抗拒，同时揭示民主的深刻问题。其次，新政治科学寻求通过政治巩固民主的正当性，解决民主的问题，并且表明在个人主义支配的非政治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生活仍然是公民应当欲求的生活。政治史则具体地展示了政治科学所处理的问题；政治的内涵、性质和意义在政治史中能充分地呈现出来。政治史有力地揭示政治科学谋求的政治的必要、可能和艰难。在对旧政制和大革命的分析中，托克维尔继续深入讨论了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大辩论与托克维尔的思想渊源”。该章讨论托克维尔早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重点阐释 20 年代法国的“大辩论”对他的思想的重要影响，意在说明民族政治的问题如何开启了他对民主和政治的关切。第二章“民主与专制”。笔者首先在托克维尔对贵族制与民主的比较分析中展开他对民主正当性的阐述，接着转入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特征的分析。托克维尔很大程度上把民主理解为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所以问题演变为对平等的理解。平等因其与人性自然的相契而成为人的自然权利，因其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成为公共精神的基础。对平等的激情和对财富的渴望联手打造了民主社会的精神。笔者将分析民主社会的这一精神的不当发展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民主社会推翻了贵族社会的一切传统习俗和制度，从而也破除了将社会凝聚起来、能够对抗专制的政治纽带和自由；民主社会以平等为激情却衍生出对平等的堕落爱好，社会陷于内部的争战和分裂；民主社会限制甚至取消了卓越的贵族式个人所能带来的影响，制造了大量平等但弱小的个体，并炮制出强大而无孔不入的公共舆论；民主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兴起使个体沉陷于私人生活中，这将严重危害到公共精神，导致政治的缺失；这一切都将导致一个后果：自由的丧失和专制的登场。